

高凯明
夏之蝉

东江纵队的儿女们

作家出版社

东江纵队的儿女们

高凯明
夏之蝉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东江纵队的儿女们

作者:高凯明 夏之蝉

责任编辑:潘宪立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冶金胶印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06 千

印张:10 插页:3

版次: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685-9/I·684

定价:6.4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原东江纵队司令曾生
与坪山镇党委书记黄石木亲切交谈

序

曾 生

今天进行的，正是昨日希冀的。

一座古香古色，直刺云汉的丹青塔，像一支巨笔，正于大鹏湾的海天之上，书写着昨日的风流，今日的辉煌。

在东江纵队成立五十周年前夕，看到了高凯明、夏之蝉两位作家创作的《东江纵队的儿女们》一书，我感到十分欣慰。

坪山镇，是东江纵队的发源地，中国最高的塔——丹青塔不久将矗立在这里。在战争年代里，坪山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东江纵队，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震撼世界的壮丽诗章。今天，作为老区的坪山变化如何？东江纵队的儿女们生活得怎样？这是所有生活在外地，包括侨居海外的东江纵队的老战士所想知道的。《东江纵队的儿女们》一书，正是应此任而产生的。所以，本书的出版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党还要不要保持战争年代那种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何保持这种联系？这是党的十四

大向全党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东江纵队的儿女们》以坪山党委一班人带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锐意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够更好地进行改革开放;也只有深入改革开放,才能够更好地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值得庆贺的另一点是,本书的主人翁黄石木是一个由军人成长起来的镇委书记。而该书的作者也正好是一位军人和一位地方同志,可谓珠联璧合。由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使本书读来亲切感人。行云流水般的字里行间,流露的尽是对改革者、创业者的赞美之情。本书在反映东江纵队的儿女们改革创业的同时,较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命运。就像一幅前赴后继、继往开来的长长画卷,给人以鼓舞和无穷的美的艺术享受。应该说,这是一部由很高的思想性和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相融合的好作品,相信所有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和所有读者会喜欢它的。

一九九三年元月

目 录

序.....	曾 生(1)
第一章 山一程 水一程.....	(1)
第二章 要看银山拍天浪 开窗放入大江来	(17)
第三章 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	(68)
第四章 杨柳依依 雨雪霏霏.....	(138)
第五章 想当年,金戈铁马	(171)
第六章 江碧鸟欲白 山青花欲燃.....	(204)
第七章 衙斋卧听萧萧竹 一枝一叶总关情.....	(218)
第八章 竹复春前雪 花寒劫外香.....	(265)
第九章 鸟儿归来兮.....	(286)
第十章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303)

第一章

山一程 水一程

你是个只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却希望上帝能辅佐自己的民族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千秋大业；你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宁愿相信“风水”之邪说，并为之寻找建三十级浮屠之宝地而进行着虔诚的跋涉。

一 虔诚的跋涉

迎着初升的太阳，黄石木走向山野。南国三月已是满山流翠，姹紫嫣红。他精神抖擞，脚底生风，雄健的步子不时惊起灌木丛中的小鸟。它们啾啾叫着，飞向蓝天。

军人出身的黄石木今年五十岁，是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山镇的党委书记。他中等个儿，脸盘黝黑，看上去就像一棵长在山石间的久经风雨的松树。今天是星期天，自担任镇委书记以来，他已经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星期天，工作，工作，繁忙的

工作压得他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不，确切地说，是他剥夺了自己休息的权利。

今天可以属于他了吗？也许可以吧，他不是已独自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吗？今天属于他，但更属于这块红色的土地。他这次野游不是忙里偷闲轻松一下，而是要完成一件大事，一次心灵的奉献，就像佛教徒千里迢迢去恒河沐浴，伊斯兰教徒不辞辛苦去耶露撒冷朝拜，他所有的是至纯至洁的虔诚。他感到包围着他的不再是清新的空气，而是庄严神圣的凝重气氛。

他在寻找一块风水宝地！

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却要寻找一块风水宝地，事情显得不可思议！难道共产党人的信仰随着柏林墙的被推倒真的发生了倾圮？且让我们从他身上收回疑惑的目光，去追寻他留在绿水青山间的脚印。

黄石木走着，走着，他仿佛看到东江纵队的战士们在向他走来，红旗呼啦啦响着，他们是出征还是凯旋？啊，他们一准是歼敌归来，瞧，他们的双眼都布满血丝，他们显得很累。

就是在这棵大榕树下，东江纵队宝安大队一个小队的战士来了。经过一夜恶战，他们的眼皮和脚步都像绑着铅块一样沉重，有的人走着走着，竟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了还做了个吃地瓜的梦，地瓜太热，把他烫醒了，原来他的脸贴在了前面同志的背上。他把梦说给同志们听，大家都笑，笑过就感到肚子饿得不好受。但他们不敢停下来，他们明白，在这样的地方一旦被敌人包围，就一个也甭想跑掉，他们必须赶到那棵大榕树下才能歇息，大榕树下那片平坦而有乱石遮挡的草地就成了战士们向往的天堂。

终于走到榕树下。队长放哨，炊事员去砍柴煮米，其他同志怀抱步枪，纷纷进入了梦乡。忽然，队长发出信号，部队与徐东来的部下不期而遇，一场战斗不可避免。先下手为强，凭着地理优势，战士们发起了进攻，枪声连成一片。一个战士负伤了，另一个战士从衬衣上撕下一块布给他包扎……几片树叶落在冒着热气的锅里，炊事员正伏在一块大石后面向敌人射击。

黄石木站在老榕树下，就像面对一位沉默的历史老人。他触摸着树身上那一个个子弹留下的伤疤，就像是真实地触摸到了过去的岁月，他的耳畔响起一位哲人的警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他又沿着山梁走上海拔三百一十四米的红花岭。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我江南支队在这里展开了惊天动地的红花岭阻击战。二团战士在团长李群芳、政委叶源指挥下，扼守红花岭，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战斗，在一整天滴水未进的情况下，打垮了数十倍于我之敌十三次冲锋，打死打伤敌军三百多人。就在这次战斗中，飞豹中队长黄才和新编连连长黄观生光荣负伤。指导员罗特身负重伤，抢救无效英勇献身。小鬼排的战士才十几岁，他们也一个一个倒下了，倒在了野花凄迷中。

黄石木摘来一束野花，深深地插入土中，深深地拜下去。在一片祥和宁静中，他听到了由喊声、杀声、钢铁与钢铁的撞击声交织成的一曲壮歌，壮歌声中，丹心一片耀天地。

中午时分，黄石木来到了一条山溪旁，他感到有点累。走了一上午，寻了一上午，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越来越感到昨天的党委会太有必要了，这个平凡的下午也许会成为坪山

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绿草如茵，黄石木洗一把脸，靠着一棵棕榈树，燃着一支烟吸起来。

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弟弟躺在哥哥怀里，稚嫩的圆脸被痛苦镀上了一层圣洁的惨白。他们都是东江纵队的战士，为掩护战友们撤退，弟弟负了重伤。“哥，我怕不行了吧？”弟弟说。

“不要说傻话，日本鬼子还没被赶出中国去，你怎么会呢？”哥哥话是这么说，但他心里明白，弟弟可能真要长眠在这块草地上。

“哥，如果我死了，人们会不会……”

“不会的，人们不会忘记我们，因为我们是在用血肉捍卫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后代会用思念为我们建立一座丰碑来纪念我们。”兄最了解弟，他是个重名之人，更是个有理想的人。

弟弟闭上了双眼。哥哥捧来溪水，一点一点洗着弟弟脸上的血污，然后，哥哥用刺刀挖出一个坑，掩埋了弟弟，提起枪赶队伍去了。

历史不容忘记，今天也会成为明天的历史。但是，是不是每个坪山人都能够记住坪山的过去，继承东江纵队的先辈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法宝呢？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黄石木在一家舞厅前碰到一个青年，这时候黄石木是坪山镇的镇长。一张舞票四十元，恰是黄石木在糖厂当工人时的月工资。眼下讲究消费，但一个青年人总在这方面消费也不能说是个长处。

“知道曾生吗？”黄石木问。

青年人困惑地摇摇头：“他是哪个厂的老板？”他讲客家话，是土生土长的坪山人！

黄石木想告诉他，曾生是我们坪山人，是东江纵队司令员，赫赫有名的大将军，担任过广东省副省长、交通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是客家人的骄傲，坪山镇的明星。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知道向这样的青年灌输这样的思想需要更大的工程。他又问那青年：“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青年还是摇头，然后向他潇洒地一扬长发：“反正不是我女朋友的生日，拜拜！”

黄石木的心头袭上一股难言的悲凉，在祖国四十年大庆的日子里，青年人竟忘了共和国的生日。“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这话说得何等准确！准确得让人感到一种潜在的危机，正虎视眈眈地随时向我们扑来。

那时黄石木就想，随着物质文明的日益发达，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不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他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社会主义阵地历尽艰辛，在东欧已经发生了严峻的变化，只有中国固若金汤，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下坚守住阵地，我们将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

于是，一种东西在他的心头慢慢滋生出来，它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游移，时而定位，时聚时散，时隐时现，但时时都在把他召唤。这种东西必须能够承载得起历史的重荷；也能经受得住未来的风雨；既能告慰前人，也能昭示来者。多少个日夜，他紧紧响应着它的呼唤，终于把它的轮廓描绘了出来。

一座巨塔卓然矗立在他心间。

他相信这塔能永恒。

黄石木来到大鹏湾畔，脚下是松软的海滩，洁白的浪花舔湿了他的裤脚，举首远望，烟波渺茫，帆影点点。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为了祖国和平，东江纵队二千五百八十三人从这里北撤山东烟台。就把塔建在这里吧，这里三面环山，南临大海，可以让英烈谛听山风鸟语，观看波起潮落，更可以让大海作证，人民江山永远属于人民。但是，这里尚未开发，只有一条窄窄的公路弯弯曲曲经过，每天来这里的人很少。在这里建塔起不到教育后人的效果。他还要继续找下去。

为了寻找理想的建塔之地，黄石木已经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资料。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怀着教徒般的虔诚去研究和论证那些方士论勘舆谈风水的邪说。在啃了好几本这样的书后，风水的脉络、走向、回旋、隐现等，竟从那平平的纸上凸现在他眼前。他仿佛蓦然明白，他面前的这一本风水书和旁边的那一本哲学书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他需要的只是一种心灵的投入罢了。所以，当昨天的党委会议通过了建塔的决定后，他就不在灯下研究那发霉的风水书了，他要到山野里去，去寻找那块属于坪山子孙万代的风水宝地。

黄石木走着，走着……

建筑一座塔的想法已经在黄石木的头脑中盘桓很久了，这想法就像一只关在菜园里的美丽蝴蝶，一有机会就要飞出来。但是，黄石木是坪山镇的当家人，坪山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他全面运筹，他不能过早把这只蝴蝶放出来。近年，坪山经济发展很快，一九九一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一亿三千六百万

元，纯收入五千九百三十八万元，创外汇一亿五千万港元，工缴费一亿三千万元，全镇财政收入五百五十六万元，存款一亿一千五百多万元，人均存款六千八百元。他知道，在坪山修建一座烈士纪念塔的时机成熟了。坪山人的腰包里可以很容易地掏出那笔钱，他不能再犹豫了。

当一位东江纵队的老队员坐在他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对面，结结巴巴地诉说着自己的请求时，黄石木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是建筑那座塔的时候了。他要把自己的想法提交到党委会会议上去，让大家讨论。

二 欲说当年好困惑

坐在黄石木对面的老人沈某，他满头白发，早已失去了当年雄姿勃发的英气。这位原江西省某县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坐在那里竟拘谨得像一个向家长提出过分要求的孩子。黄石木感到喉咙里像塞了一块石头，他倒了一杯茶端给老人，让老人慢慢说。今天就是再忙，他也要听老人把话讲完，我们已经对不起老人了。

老人抖抖索索掏出一张发黄的纸递给黄石木。黄石木接过来，看了正面又看背面。

正面：

革命军人证明书

军证字第 17015653 号

沈某同志系一九四四年二月参加我军现在江西公安总队赣州大队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

受优待此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

司令员 林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关防〈印〉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背面：

姓名：沈×

部别：江西公安总队赣州大队信奉公安队

职别：排长 年龄：25岁 性别：男

何时何地怎样入伍：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在广东省惠阳县坪山墟参加广东东江游击纵队。

历史是人创造的，面对历史，人却是苍白的。当辉煌的岁月成为梦里的慰藉，沉甸甸的军功章失重如一片飘零的枯叶时，你会说些什么呢？

沈某并没有什么过分要求。落叶归根，他不过是想回到生育了他，他也为之奋斗过的红土地罢了。一句话，他想在村里要一块地皮，建一栋房子安度晚年。

沈某走进一位村干部的家，这个家已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康之家，它的豪华气派足可以使这位正县级离休干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老沈在觉

得自己寒酸之后，又感到由衷地欣慰。

这家主人听完老沈的话，慢悠悠地说：“你的户口早迁走了，又是在外地休息的，在村里要地不符合政策。你说呢？”

老人掏出“革命军人证明书”给他看，并说：“我参加革命前家里有房子，有地，我舍弃了这些去抗日，如今我老了，村里就不能照顾一下吗？”

主人仍旧慢悠悠地说：“那是你们老一辈子的事啦，你参加东江纵队时我还没有出生呢？我怎么知道哪是你的房子？哪是你的地？你说呢？”

老沈讲他如何参军，如何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他能明显感觉出主人的冷淡，但他还是讲下去，除了往昔那峥嵘的岁月，他几乎一无所有，不讲这些，他又能讲什么呢？

“老同志，‘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先放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的中心话题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你说呢？”

老人无言。难道改革开放的目的不是让老人和孩子活得快乐，而是要把他们抛弃？历史进步的车轮在把人们引向美好明天的同时，难道非要碾碎过去美好的东西不行吗？一个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老人，难道仅能收获苍凉？

然而，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走进东江纵队的行列，如果日本人的膏药旗还在南粤大地发泄着法西斯的野蛮，他们的刺刀就像挑一只气球一样捅破中国人的肚皮，东洋狼狗撕扯中国老人和小孩就像吞吃野兔；如果反动派还盘踞在坪山的每一个山头，苛捐杂税要榨尽老百姓的骨髓；如果徐东来和他的喽罗还在杀人放火，奸淫掳劫……坪山又会是什么样子？老人不忍心说出这些“如果”，想起这些他就发指。他用手去揩头上

的汗，露出了胳膊上铜钱大的疤、竹叶般的疤、连成片的疤。一个又一个伤疤又能说明些什么呢？他真想对这位年轻的村干部说，这些伤疤可不是狗咬的，可反过来一想，这又何必呢？人家或许会想，枪打刀砍的伤疤和狗咬的疤又有什么不同呢？反正已经不疼了。你有功找林彪去讨赏吧。

沈某把这些原原本本告诉黄石木。黄石木细心地听着，频频点头。老沈知道遇上了好人，一个办实事的人，一个没有忘记老一辈的镇委书记。已经很少有人愿听他老牛反刍般咀嚼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了，今天碰到了贴心人，索性说个痛快，他说：“我弟弟是沈××……”

黄石木马上接话道：“对不起，我们太怠慢您了。沈××的名字我记得，坪山烈士纪念碑上刻着的一百二十七位烈士的英名我都记着。你回家乡安度晚年的事包在我身上。”

老人禁不住老泪横流。

黄石木扶老人走下楼梯，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他反复体会着两个字：错位！

黄石木的感慨不是没有道理，这年头错位的东西太多了。

也是在一位年轻村干部家，也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也是面对一位皓首老人。

握手。寒暄。热情让座。

老人是来洽谈投资办厂的事。他也是坪山人，但乡音已改，完全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香港大老板了。

吸烟。品茗。摆上水果。

热情和礼貌都有点做作，双方免不了觉得有几分尴尬。因